

李有干《酷热的夏天》:

为孩子们写就一部生命之书

□汪政



一个作家创作生命的长短问题,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、各执一词而又有着长久生命力的话题。很多人认为,外国作家的创作寿命普遍比中国作家长。即使不去和他人类比,作为一个独立的创作个体,作家李有干的创作生命之长也是令人敬佩和羡慕的。李有干今年已年逾九旬,但是依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文学创作力,保持着巨大的文学产能,仅此一点,就足以让他胜出侪辈。

李有干不但在皓首之年笔耕不辍,而且始终在思考文学,思考自己写作的创新之处,思考如何突破题材的固有界限,突破自己已有的创作成绩,这就更让人钦佩了。创作几十年间,他取得了丰硕的创作成果,前几年出版的煌煌近十卷《李有干文集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们知道,如此积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,固然是财富与骄傲,同时也是负担与限制。从理论上说,一个作家的创作体量越大,推陈出新的可能性就越小,自我突破就越艰难。因此,衡量一个作家的创造力是否旺盛,固然要看其量,更要看其质。当一个作家的创作达到一定的量时,这些作品是否具有个性,是否体现出了丰富性就显得很重要了。优秀作家的创作历程是用作品铺就的,这些作品又得是不重复的,清晰地显示着作家创作的阶段性,体现出作家不断的自我超越与自我反省。倘若以这样的观点或标准去衡量李有干的创作,更能证明他的不同寻常。

不是说一个作家的每次创作都是偶然的,作品之间不具有连续性,或是不必经营自己的创作风格。全面而辩证的观点应该是,一个优秀作家总是在建构自己的创作天地,寻找、发现和不断完善自己的创作特色与审美风格,形成自己与其他作家的总体性的区别特征。同时,优秀作家也总是不断地发现自己的可能性,在文学世界里跑马圈地,开疆拓土,从而形成创作的多样性。即使是处理相似的主题和题材,也会尽可能地区别于他人,区别于自己已有的创作,这就是一个作家的多样与统一。

以李有干为例,他以盐城西乡作为创作的根据地,建构了属于自己的文学领地,并以自己的大量作品构筑了具有标志性的文学高地,使他和他的创作成为盐城、里下河乃至江苏儿童文学的品牌。这一品牌的内容是丰富的,仅从创作上说,李有干的作品具有时间上的跨度、空间上城乡的区别和审美风格上的异质性。这是对一个有着相当长的创作历程且有着大体量作品的作家进行

认知与评判时应该注意到的。唯有这样,我们才能全面地认识作家的整体价值,才能更好地阐释单部作品的意义。

生动刻画盐城西乡的人与动物

李有干的长篇儿童小说《酷热的夏天》在题材、主题、人物形象、文化意味与审美风格方面带此有此前创作的鲜明印记,比如对盐城西乡民俗风情的描写就是作家的长处,同时,处理具体内容的写作方式又有自己的独特风格。小说从主人公之一秋燕到卢家做童养媳开始。童养媳对于现在的小读者来说,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旧时代的婚姻形式。有不少成人文学都写到了童养媳,大都将童养媳刻画成受害者形象,将婆婆塑造造成虐待者。由于儿童文学作品的主题与情节需要,李有干塑造了不一样的童养媳、公公婆婆和小丈夫形象。公公卢泰和是个开明商人,他在乡下有土地,在城里开着大药铺。他乐善好施,扶危济困,理解新事物与西式文明。他既不让秋燕裹脚,又给儿子阳子剪了辫子,即使是在乡下,也给孩子办新式学堂。婆婆福婶受丈夫影响,从不把秋燕当童养媳,而是当作亲生女儿一般,说“先不谈婚事,过了18岁成人以后,如果觉得合适就结为夫妻,若不愿意也不强求,就做她的女儿,现在则以姐弟相称”。这让从小受苦又遭到后娘虐待的秋燕倍感温暖,也让她以姐姐的心态对顽皮的阳子呵护有加。秋燕不但在生活上照顾阳子,还与阳子一起上学,接受新思想的教育,这样开明温暖的家庭不但为姐弟俩走上革命道路做了铺垫,也是对盐城西乡乡村政治、文化与伦理生态的生动描写。

小说中狗的形象也值得一说。类似的动物形象在李有干此前的作品中也曾出现过,像小狗“黑子”一样,担负了这么多的情节功能与形象意义的并不多。小说中的几个重要情节都与“黑子”有关。“黑子”压死了自己的小崽子,就将刚生下来没几天的秋燕衔进自己草堆里的狗窝,当作亲生孩子般用乳汁哺育。后来,阳子因为妒忌“黑子”与姐姐更亲近,便恶作剧地将鞭炮绑在它的尾巴上,受了惊吓的“黑子”窜进邻居的草堆里引发了大火,随后姐弟一块儿割草赔偿,也加深了阳子对姐姐的感情。在故事的最后,为给鲁艺老师毕蓝保胎,姐弟俩冒险回家取药,返回时遇到鬼子追击,秋燕牺牲,黑子也与鬼子同归于尽。在一部以人物作为小说主人公的作品中,给一条狗

这么大的篇幅,让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,一定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艺术构思。作品不仅写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感,写出了盐城农村人畜相伴的生活习俗,更通过“黑子”这一形象写出了温暖,写出了情义,甚至写出了正义。在作品中,“黑子”是一条狗,更是一个被童话化地处理了的、具有人性意蕴的动物形象。

以生育为线索, 追述华中鲁艺的革命历程

《酷热的夏天》反映的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创办的“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”,也就是后来简称的“华中鲁艺”。当年许多热血青年和学生从四面八方来到盐城这所革命艺术学校,以笔为枪,用通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宣传抗日思想,不但在鼓舞新四军抗战斗志、发动民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,而且从这所学校走出了许多文化人才与艺术家,创作了许多传播甚广的革命经典,在抗战文艺和中国革命文艺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。

这是一个重大的红色题材,一旦想到以这一题材进行创作,我们显然会有许多的阅读期待与作品想象,比如如何培养革命文艺人才?来自各地的青年学生如何克服艰苦的生活?鲁艺的青年们如何与战士和人民打成一片,又如何与敌人周旋?鲁艺的日常生活又是怎样的?如此等等。但《酷热的夏天》避开了这些通常的构思,如果一开始不知道这部小说的题材背景,可能很多读者完全想不到作品会给我们讲述华中鲁艺的故事。随着情节的展开,我们逐渐知道了先前来庄教书的许先生原来是个革命者,正是他的一封信让秋燕姐弟投奔鲁艺,走上了革命道路。然而,当秋燕姐弟真正到了鲁艺后,情节依然在不断挑战我们的想象空间。故事中有鲁艺生活的描写,我们也知道秋燕是因为一副天生的好嗓子进了音乐系,阳子因为机灵进了戏剧系,但小说的中心情节却是围绕戏剧系教授毕蓝展开的。更准确地说,是围绕毕蓝腹中的孩子展开的。

毕蓝和她的丈夫老袁原来在上海做地下工作,因为身份暴露和工作需要,先后被党组织安排到华中鲁艺工作。老袁为掩护一批青年到苏北,在过江时牺牲了,临终前托付鲁艺负责人鲁平,要毕蓝把孩子生下来。这不仅是老袁的遗愿,也是给为革命牺牲了许多生命的袁家人留下后



《酷热的夏天》,李有干著,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,2022年10月

代,更重要的是,对华中鲁艺人来说,这个还未出生的孩子就是“革命的火种”“鲁艺的希望”。所以,这才有了其后的一系列情节:让毕蓝辗转躲避鬼子的追击,阳子为严重妊娠反应的毕蓝寻找地瓜,乡绅姚伯仁一家照顾毕蓝,秋燕姐弟为毕蓝冒险回家取药,乃至秋燕、姚老太、鲁平、许先生等人因此牺牲。

这样的构思出乎读者意料之外,对题材的处理也不同寻常,而对以少年儿童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儿童文学来说,以生育作为推动情节发展、引发矛盾冲突的关键线索是不太常见的写法。当隐约感到毕蓝的身体不适可能是因为妊娠反应时,我开始担心作家如何在儿童长篇中处理这个内容,而当情节发展越来越将毕蓝的怀孕生育置于中心时,我的思绪从担心变成了探究。我想知道作家如何处理这个难题,如何利用这个别出心裁的故事创作出一部儿童文学,想知道作者要告诉孩子们什么,教育他们学会什么。

以富有人文精神的笔触书写生命

因此,不能以一般的红色题材的作品来定义《酷热的夏天》,它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容,情节设计实现了多重主题的表达。首先,这是一部展现红色革命传统的儿童小说。它不仅是对鲁艺的纪念,对鲁艺人的致敬,更以生动、感性而又感人的故事告诉我们,鲁艺是不朽的,鲁艺是有传人的。那片

广阔田野上的人们,呵护着毕蓝腹中的孩子,甚至献出了生命,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革命的薪火相传。同时,这又是一部文化小说。故事告诉我们,革命不是一蹴而就的,而是在具体的时空中由许多革命者的具体活动来共同完成的。我们看到了那块土地上的不同阶层与不同性格的人们,看到了那块土地上的民俗风情与传统文化。第三,这是一部成长小说。对于秋燕姐弟来说,这种成长是根本性的转变。一个是为生活所迫的童养媳,一个是从小娇生惯养的小少爷,却共同因为新思想、新生活的感召,早早走上了革命的道路。他们年纪虽小,却完成了人生的脱胎换骨。

在我看来,这部小说在题材、主题与艺术上的最大亮点是,这是一部书写生命的小说。它与当下许多以自然、环境、伤残、疾病等题材的小说不一样,它以母亲的孕育、生命的诞生,特别是严酷环境中不同人们为新生儿所做出的奉献与牺牲,深刻地诠释了生命的意义。对小读者们来说,这是一次难忘的生命教育。我认为,这在儿童文学领域是一次突破。我们需要这样直面生命、富于人文精神的对生命的文学书写。这样的书写是有难度的,但李有干以他富于前瞻性的人文情怀、长期的文学积累和创新精神、周密的艺术构思和巧妙的艺术表现,为孩子们写就了一部生命之书。
(作者系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、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)

评论

谢淼焱《守艺人》:

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不是对孩子的“代表”

□简平

当下,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新时代语境里的核心话题,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谢淼焱的长篇儿童小说《守艺人》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。

最近几年,儿童文学界一直在挖掘传统文化方面的创作素材,从瓷窑到墨坊,从壁画到石刻,从京昆到粤菜,可谓应有尽有,几乎都被写进了长篇小说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《守艺人》的题材并不占优势,小说里涉猎的采草药、刺绣、唱花鼓戏、擂茶等传统手艺,已不鲜见。但这并不会妨碍这部作品的脱颖而出,如同抗战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,可总有新作不同凡响。

《守艺人》以6个相对独立的章节,写了狮子山下、月塘村里的6位手艺人。章节标题一目了然:《汤头歌》对应中医师,《鱼鳞刀》对应打铁匠,《锦上花》对应绣花女,《堂鼓谱》对应戏班子,《旋覆蜜》对应养蜂者,《明前茶》则对应制茶人。这些自然是可以彰显传统文化主题的,但作为一部儿童文学作品,《守艺人》既没有偷懒狡黠地“搭便车”,也没有投机取巧地“弯道超车”,而是老老实实地从儿童本位出发,展现了写作者在文学上的孜孜以求。我认为,《守艺人》的特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。

一是细节精准。写传统手艺,不可避免地会写到具体的细节,比如说刺绣、打铁,总得把制作过程,特别是“独门秘笈”表现出来。儿童文学的一个基本要素是被普遍认可的,那就是传播知识。如果对一门手艺一知半解,浅尝辄止,浮于表面,那就很难传达能让小读者沉浸其中的传统手艺的美妙,很可能还会带偏认知。写手艺人,不写出他们对手艺活儿的执着探索,不写出他们一门心思追求独创的“口碑”和“品牌”的具体细节,怎么能让小读者对他们产生敬意,对传统文化产生认同?

《守艺人》之所以能把云观里的擂茶制作写得那么出神入化,将每个步骤都描写得极其精准,是因为作者对擂茶的整个制作过程了然于心。对细节的精准把握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科普知识,而是将整个擂茶制作的具体过程融于人物的塑造之中,与其说是在写制茶过程,毋宁说写的是手艺人形象如何在孩子们的眼里逐渐清晰、明朗、高大起来,进而生发出感叹、敬佩、感动不已的阅读感受的具体过程。

二是有生活发现。有一种现象是应该警惕的,那就是为了表达文化传承的“主题”,不顾生



《守艺人》,谢淼焱著,中信出版社,2023年5月

活的真实性,刻意让儿童文学作品中的小主人公游离于现实之外,动辄发愿要成为传统手艺的继承人,背离了文学本身的价值。《守艺人》的出色在于将各种传统手工艺置于当下的现实环境和日常生活中,让置身其中的小主人公自然而然地感受和体悟。传统文化和手工艺都不是存在于真空里的,都受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影响和制约,也正是这样,才会有“守正创新”的新时代命题。只有充分理解、认识这样的命题,才不会发生儿童文学对这样的题材写作简单化,甚至粗暴化,不会让儿童书写流于浅薄和媚俗。

小说里的铁匠蒲昌老爹有一手绝活,用他自己的话就是“手艺硬扎”,他打的鱼鳞刀背脊厚而青,刀面薄而白,刮鱼鳞时两边的鱼鳞似是片片展开,剃肉骨头时则能轻松敲碎一节筒子骨,月塘村几乎没有谁家没有一件蒲昌老爹打的铁器。可现如今,铁匠铺子却不开了,因为集市里到处都有卖刀的,而且还有漂亮的刀具盒,各式各样,不一而足,蒲昌老爹的刀人不了年轻人的法眼,连他的儿子都不肯跟着他学,转而做起了铝合金门窗。这一切的变化,被小说里的孩子看在眼里,尤其是自己的阿爸用集市上买的菜刀剁猪脚,两刀下去,猪脚没砍断,刀刀上却蹦出两个大口子,无奈之下,只好找来老蒲昌老爹打的鱼鳞刀,轻松几下,便将四只猪脚齐整整地剁碎,剁完,阿爸拿抹布将刀身擦干净,叹道:“这好刀,可是用一回少一回啊。”这样的场景,对孩子来说是一种生活的发现。成长过程中对生活的了解、认识和辨析,并不是一味轻松、明亮的,可能还有些

沉重和晦涩,但这就是生活本身。孩子是不可能总被捂住眼睛的,文学的价值不在于他们小小年纪就选择成为传统手艺的继承人,而在于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生活时,不再会看到传统手工艺所面临的现实困境而无动于衷。

三是能激发童心。我们不妨扪心自问:孩子看到传统手艺的式微便誓继承,不顾一切地拜师学艺,于是炉火重开,后继有人,这真的是一种正确的“打开方式”吗?其实未必,甚至并不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的要求。我们强调的守正创新,是继承,更是发展,是与新时代所契合的,既有传统的土壤,又有新科技、新手段的加持。今天的孩子都生活在信息时代,都有与时代紧密相联的理想和追求,我们当然要保护传统手艺,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当下的孩子封闭在过去手艺人成长的环境中。如果孩子对传统手艺没有兴趣,没有创新的想法和点子,那谈何继承和发展。《守艺人》的写作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不少的启发。小说里的“我”是个成天跟在表哥屁股后面的小孩子,他对月塘村里的女中医的最初发现,源自表哥对她神奇医术的魔法般的“解读”。在表哥眼里,女中医就是一个“女巫”,用带在身上的那些花草草来施“法术”。正是表哥的讲述,激发了“我”极大的好奇心,便想方设法去接近表哥口中的“女巫”,希望也学得几手“法术”来降服那些藏在家里柴禾中的红头大蜈蚣。女中医让他先去背《千字文》,背会后再来找她,然后再继续教他《汤头歌》。这不仅自然而然,令人信服地写了“我”与中草药、中医师的相逢相识,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儿童文学写作的尊重,对儿童认知和接受心理的掌握。

好的儿童文学作品,不是对孩子的摆布和强加,更不是对孩子的“代表”,而是站在儿童本位的立场上,用孩子容易理解的生动的故事、形象、意境,不断唤起他们的好奇心与想象力。从根本上来说,这就是激发童心。“我”乖乖地去背《千字文》,执意去造访“女巫”家,满心怀想地看着她屋里生漆柜子的一排排贴着小字条的抽屉,无一不是受童心的驱使。正是鲁艺盎然才让孩子对中草药、《汤头歌》那么有兴致,继而对女中医把中草药的合作社拉来村里种药材之事也充满热情。这颗被文学激发的童心,不仅是将来开拓中医药事业的精神支撑,也是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有力保证。
(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、评论家)

动态

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揭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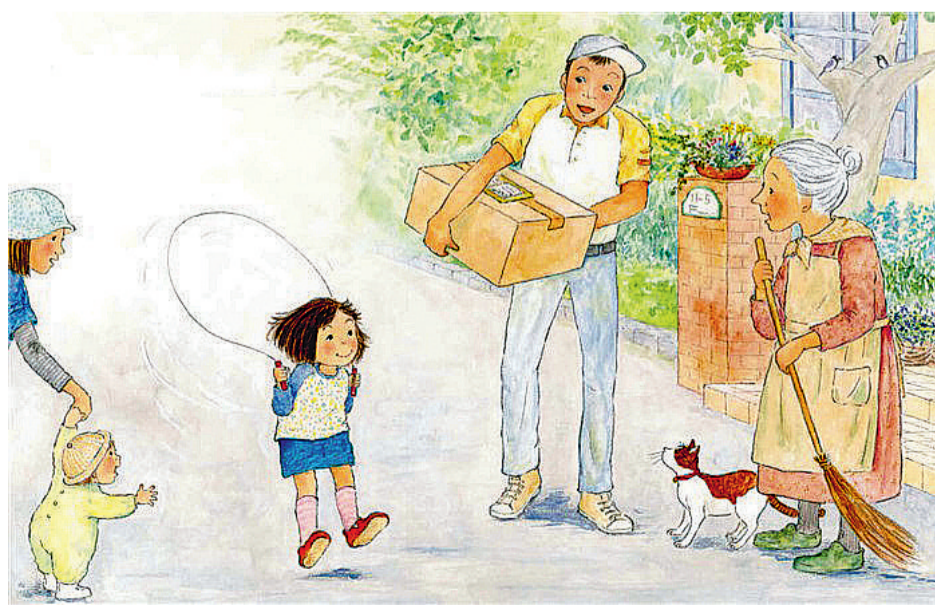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讯 40余年来,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硕果累累。自2014年提升为国际性奖项后,累计参评国家近60个,累计参评海外作品数量超1500部,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,也向世界传达中国文化与价值表达,让更多人站在更加真实的角度欣赏中华文化之美、赞叹中国发展之势,推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深入人心。

本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作品征集面广,权威评审专业多元,参与度与影响力持续扩大。共收到来自海内外997部(篇)参评作品,其中文学奖参评作品502部(篇);绘本文学参评作品495部(其中海外绘本文学215部),较往年数量稳中有进;海外征集方面,在泰国、越南、马来西亚、印度尼西亚、菲律宾、阿根廷、秘鲁、几内亚、乌克兰、芬兰等多个国家均实现了零的突破。

11月15日,在第35届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在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揭晓。其中,英籍华裔图画书作家、插画家郁蓉荣获本年度特别贡献奖,儿童文学作家汤素兰获得杰出作家奖,青年儿童文学作家廖小琴、常笑予,图画书作家吴华超等获得本年度华语新人奖。《金喇叭》《万花筒》《瓦屋山桑》《在世界拐角守望你》《羊的草》等获最佳文学奖,《火城1938》《奶奶的花园》(美国)《有一天》(韩国)《吸呼》《炒豆粉,香喷喷》等获最佳绘本奖。

与此同时,也举办了2023陈伯吹原创国际插画展。今年,陈伯吹原创国际插画展已进入第9个年头,本次设展围绕“遇见”的主题,先后收到来自中国、意大利、英国、葡萄牙、德国等30多个国家近200位插画师的800余件作品。其中,青年插画师胡一凡创作的《吸呼》系列插画作品获得年度大奖。(教鹤然)

插图欣赏



《第一次自己睡觉》插图,【日】长谷川香子绘,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2023年9月

儿童文学评论
·第556期·